

与音乐为伴

程公伟

离岗了，闲下来的我重新做起了音乐梦。

十多年前的一台旧电子琴，网购的几本学习教材，加之从网上找来的一些教学视频，我便重又开始了乐器的学习。

回想我最初的音乐梦想，应该是从上中师时开始的。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我进入了一所中师学校学习，开启了我全新的人生状态。中师开设除英语以外的

十余门课程。其中，音乐课是我偏爱的课程，当然下的功夫也更大些。

中师里，除音乐教室外，学校给每个学生宿舍配备了脚踏风琴，方便随时练习。除风琴外，有的同学还选择了学习笛子、箫、吉他等乐器。每到课余或晚间，就会有风琴、笛子、吉他等各种乐器声从音乐教室或宿舍飘出，充满着不大的校园，弹奏或生涩或熟练。那是同学们在练习乐器，其中当然就包含我。除指定教材外，我们还买来折叠的曲谱小册子，学会了《铁血丹心》《十五的月亮》等当时一些热门歌曲的曲谱及弹奏。

三年中师，我们学习了乐谱的基础理论，完成了风琴的学业；另外，我还学习了笛子、口琴的吹奏。三年中师时光，让我初识了音乐的曼妙和美好，感受到了音乐带给我内心的舒畅和愉悦。

工作之后，对音乐的热爱并无减弱。曾经痴迷于钢琴曲，曾经热衷于流行歌曲，也曾钟情于各种地域风格的民歌。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曾风靡一时，《命运》《秋日的私语》等被我反复聆听了无数遍，那些或舒缓或激昂，或婉转或铿锵的旋律在我心中荡漾，那些跳跃、流淌的音符让我迷恋。音乐磁带匮乏的我，曾把录音机放在电视机喇叭前，用来录制春节联欢晚会的歌曲，连同被一同录入的外界的嘈杂声，被我反复播放了许多遍。

一首《忘情水》从电视里传来，刘德华富有个性的声音，让我陶醉其中。那是一首曾经流行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歌曲，歌词真挚感人，旋律婉转动听，加上深情的演唱，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，更成为一代人的温馨记忆和情感寄托。它一下子勾起了我对过去的回忆，仿佛回到了 30 年前。

20 世纪 90 年代于我是一个特殊的时期，年轻的我音乐梦正酣，正是我迷恋乐曲、喜爱歌唱的年代。那时的我也曾怀揣许多梦想，做着人生的各种努力。工作不顺心、生活不如意时，曾希望寄托于音乐的治愈和疗伤。内心高兴、工作顺利时，也曾借助乐曲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。那些乐曲曾陪伴我许多个夜晚和白昼，给我心灵上的慰藉、温暖和激励。

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学会乐曲最多的时期。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，对音乐的感受力也更加地深刻，更加感受到音乐的巨大魅力。一支优美的乐曲，可以让你躁动的心灵得到宁静，伤感的心里得到安慰，也可给你失落的内心无形的激励。一首经典乐曲，更可以让你心生许多感悟，感受别样的世间百态和人生体验，感染你的心灵。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片尾曲《历史的天空》曾让我生发出无限感慨，典雅精湛的歌词，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深沉、凝重，悲壮、苍凉的旋律在我心里久久回荡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再往后，纷繁杂乱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阻断了我的音乐梦。以后多年，虽然仍旧喜欢音乐，却一直无暇顾及。

如今，经历了许多世事的我已进入闲人行列。那些乐曲旋律依然优美，我却已年轻不再，再也回不到过去的那个年代。再无青春梦想的我，只想过一种安安静静的小日子。与音乐为伴，成为一种最好的选择。闲来无事的我得以旧梦重圆，就让那些曾经熟悉的音符重回我的身边。闲时听歌唱歌、弹奏乐器，自然十分美妙，给本来单调的生活增添许多乐趣。

流连于音乐带来的内心感动和美好，徜徉于音乐给予的内心舒畅和温暖，陶醉于音乐触发的人生感悟和对过往的怀恋与回想。就让岁月在音乐的陪伴中静静流淌。就让那些简单平凡的日子里，飘荡着美妙的音符。

注《列子》的玄学家张湛

孙继泉

张湛，高平（郡治在今山东省邹城市西南一带）人，字处度，东晋学者、玄学家、养生学家，生卒年月不祥。据考证，其主要生活年代在晋孝武帝（公元 373—396 年）前后。他出生于官宦世家，祖父张巖官至正员郎，父亲张旷官至镇军司马，本人则官至中书侍郎，在当时，属于社会上流阶层中的人物。但是，张湛对于历史的贡献并不在政治方面，而是在学术思想方面，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穷尽毕生之精力，撰写了一部《列子注》。在他身上，到处体现出一名名士的气质与风度——胸襟宽阔，任性放达，多情善感，幽默风趣，所谓的魏晋风骨在他身上即有充分的体现。

从张湛《列子注·自序》中，我们还可约略知道他的姻亲家族多有深厚的文化背景。记曰：湛闻之先父曰：“吾先君与刘正舆、傅颖根，皆王氏之甥也，并少游外家。舅始周，始周从兄正宗、辅嗣，皆好集文籍，先并得仲宣家书，几将万卷。傅氏亦世为学门。三君总角，竞录奇书。”据此可知，张湛祖父张巖与刘陶（字正舆，晋室南渡，任扬州刺史）、傅歆（字颖根，南渡后官镇东从事中郎，清静有道，素解属文）同为王氏家族的外甥。此处王

氏家族指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化望族高平王氏家族，引文中的“辅嗣”即曹魏时期的玄学大师王弼，“仲宣”即王弼伯祖、建安七子之首王粲。从辈分上讲，王弼是张湛的曾祖舅，由此可见其家学渊源。

张湛注《列子》，不是简单机械地进行阐释和批注，而是将自己对《列子》的理解升华到一定的高度，将自己的理论和学养通过《列子》中的章句阐发出来。在《列子注》中，主要呈现了张湛的如下思想：

一：张湛的宇宙观。从对《列子·天瑞篇》的注释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张湛把宇宙分为“太虚之域”和“有形之域”。张湛认为，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之外，还有一个非物质的、不可经验、无法感觉而又绝对存在的世界。这就是“太虚之域”。在“太虚之域”里，存在着一个几乎与“太虚”等同的主体，即“太易”。它独立于有形的世界之外，不受有形之域的影响，即“非阴阳之所始终，四时之所迁革”，虚无静寂，不生不化，无法经验，不可感知。因为“太易”超越于客观物质世界之外，且又“至虚”“至无”，所以人们不可能“实而验”，不可能通过感觉去证实它的存在，而只能凭理念、凭思考

去确立它的存在。而“有形之域”的万事万物，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而生生生化，变易适革的。张湛道：“夫世细舛错，锋短殊性，虽天地之大，群品亡众，涉于有生之分，关于动用之域者，存亡变化，自然之符。”“阴阳四时，变化之物，而复属于有生之域者，曾随此陶运；四时改而不停，万物化而不息者也。”

二：张湛的人生态度。在给《列子·杨朱篇》作注时，体现出张湛不同于常人的的人生观。他赞美人生，肯定人的基本欲求，鼓励人们淡泊名利，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。张湛认为，人同万物一样，也是由阴阳二字交会而产生的，故“人与阴阳通气，身与天地并形”，即与整个自然界是浑然一体的。“福兮祸所伏”，当人们凭借着自己的智与力去追逐名利，追求享乐的时候，往往伴随着无休止的争斗、拼搏。在名利到手的时刻，祸患也可能随之而来，明枪暗箭，防不胜防，使生活充满恐惧和忧虑。张湛还认为，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，人的命运受到自然之理的支配，然而，自然之理又是不可以智力驾驭的，人生的旅途上充满着许多无法解释的偶然性，致使人生扑朔迷离、斑斓多彩，这就是“命”。



钢筋丛林

胡茂芹

摄影

凤凰山下有白泉

贾庆斌

水是生命之源，水又是人类择地定居之本。我们佩服韩氏先民慧眼选定了这么一方水源丰足的宜居之地。村域内多沟涧泉溪，且皆有固定的名字。无论干旱多久，人畜饮用、菜园灌溉、春播秋种，这里从不缺水。村之北山脚下有一经年不涸的名泉，自古以来人们称之为“白泉”。白者，清冽、透明、纯净也！白泉之水，无杂质，无污染，饮之清凉爽口，且含有人体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，故历来被当地人奉为上等饮用之水。据老辈人讲，夏季喝了白泉水还可预防和治愈痢疾。

白泉源自庞大的山体渗水。凤凰山绵延起伏，山势西高东低。山之上部为石灰岩层，下部为砂石岩层。天然降水蕴积山中，然后顺着石缝隙层层过滤，最终汇集山脚壑谷，顺势形成涓涓山泉，正所谓泉从石出清冽，煮茶品茗味更圆。亘

古白泉源源流淌，滋润一方田园养育一村人。如今，韩庄人在山脚下修了蓄水池通了地下管道，家家户戶用上了白泉自来水。

明朝至今，上下 600 余年，母乳般的白泉水养育了一辈又一辈韩庄人。吃苦耐劳的韩庄人，在这块有山有水的土地上刀耕火种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虽收入微薄，苦在其中，却也乐在其中。岁月漫漫，勤劳智慧的韩庄人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文明，同时也创造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乡风、乡俗和乡土文化。社会制度经历更迭，生产关系不断演变，而乡土文化却被韩庄人一辈辈传承，一代代赓续。

韩庄人敬重白泉如同敬重自己的祖先。过年了，村里人不忘到白泉之畔烧上几根香，放上一挂鞭炮。如今通了白泉自来水，韩庄人过年贴春联必往水龙头一旁贴上“白泉大吉”或者“青龙大

吉”，以示对白泉的敬重。

韩庄人祖祖辈辈同饮一泉水，如同一母所生的孩子，生命里赋予了共同的“水缘关系”，一村之人也就共有了互帮互助的品性。村上谁家盖新房，左邻右舍的男劳力总要不约而同地带上工具，有的还抱上一箱酒，或者拿上两条烟，纷纷前来帮忙，尽管都是由建筑队承建的。有请不起建筑队的农户，男劳力们更是主动去帮忙，大家分文不取，人多力量大，主家只需管上几顿饭就把新房盖上了。

白泉之水涓涓不息，乡俗礼仪世代相传。村上的人去世了，不论死者陈刘李赵，也无无论死者是长辈、平辈还是晚辈，村上各姓氏的妇女们分别相约，三三两两地前去哭悼。

人心向善是绝大多数韩庄人与生俱来的秉性，善人善行人人夸，恶人恶行众人评。韩庄人虽

少有人读得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但从白泉源头那里却能悟出“上善若水”的道理。韩庄人信奉“常行好事，莫问前程”，信奉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，信奉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”，信奉“积善人家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人家，必有余殃”。做人做事心中有信仰有约束：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；天道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

白泉，是大山赐予韩庄人的珍贵资源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，用她那甘醇的乳汁，慷慨地哺育着一代又一代韩庄儿女，甘露般的白泉水融入了每个人的血液里。饮水思源，韩庄人常念白泉养育恩。韩庄人无论走多远，也无论离开家乡有多久，都无法磨灭深藏心中的乡土情结。

哦，亲亲的白泉，你是凤凰山的深情赐予，你是韩庄人的母亲泉！

典籍里的 邹鲁名士

早春二月 走北湖

鹿剑林

傍晚时分，一个人漫步于北湖。

夕阳西下，天地一片宁静。放空自己，瞬间融入这方风景。极目远眺，罩在湖上的苍穹倒映在湖水中，浅蓝的天、灰白的云、绯红的晚霞，恰是一幅随意涂抹的油彩画。

“七九八九，河岸看柳。”湖畔的柳树在料峭春风里苏醒，柳色遥看近却无，长长的柔枝随风飘摇，好似春姑娘的披肩长发，撩拨得一湖清水春心荡漾。

春水氤氲，薄薄的水汽若隐若现。湖堤外的池塘里，残荷的枯茎洗尽铅华，空了心的莲蓬颌首低眉，沐浴在夕阳余晖里，宛如一杆杆艺术品，真真的一池云锦禅意。

腊梅残香犹存，这个冬天雪下得勤，腊梅花瓣洁净、丰润，香气显得浓郁而清新。红玛瑙一般的春梅骨朵儿已悄悄缀满枝头，正静候着渐行渐近的东风，不久将迎来一场炫丽绽放。

岸边还有未融化的积雪，积雪下的小草枯黄中泛出绿意。岸上觅食的野鸭，被我的脚步声惊扰，“扑通、扑通”跳下水，神态优雅地游向对岸，如镜的水面划开层层波痕，那波浪荡漾开，池水显得更加清凉幽绿。不远处的绿洲，被黄褐色的枯苇、蒲草覆盖得密密实实，侧耳倾听，苇丛里好像有恋爱中的水鸟在窃窃私语。稍远一点的岛屿，满是灌木和枯苇，突然一声清亮的公鸡叫声打破傍晚的宁静，那放肆的“嘎嘎”声，弥漫开早春的荷尔蒙。